



彩山枕北郭

□张成

伯禽就国,为周王室镇守东方,推行周礼。历数百年至春秋,礼崩乐坏,诸侯相攻伐。孔子复礼乐之政,及门弟子三千,终使邹鲁之地弦歌不辍,文明之光四射,由是尼山成为华夏万世斯文之源。越百年,亚圣孟子出于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邹地峰山雄峙曲阜之南,遂成孟子发扬儒学文脉之象征。尼山、峰山,由是而在华夏文明中占据崇高地位。然而若将视线自尼山北移,便会发现,汶河暨南岸绵延山脉成为鲁地礼乐文明与齐地商贸文明的天然分界线,宁阳境内的彩山便是这汶水南岸众多山脉中比较特殊的一座。

彩山天生赭岩丹骨,岩层深浅错落,自带斑斓气韵。彩山之“彩”,非是一季一时的浮华点缀,乃是春夏秋冬轮回往复、风霜雨雪层层浸染而成的本色。清咸丰修《宁阳县志》载:“宁阳诸山皆青,此山独赭色。”四时流转之间,彩山将温润、清幽、庄严、笃定的君子品格,静静铺展在鲁地北野的天地之间。

春来烟霭轻柔,坡谷荒草抽芽,溪岸新绿初生;迎春点金、杂花缀紫,错落铺展,淡然自持,尽显儒风清雅。山间古藤虬枝舒展、新蔓垂丝,清流漱石,叮咚作响,春风过处,草木含香。春日彩山最动人的气韵,便是中和、恬淡,恰如尼山教化润物无声,令整片汶河南岸的春色,皆带着华夏文明的温润底色。

盛夏彩山万木勃发、千林竞翠,

松柏苍劲、槐影婆娑、杂木葱茏,浓荫覆满峰谷山脊,将整座山峦密密包裹。夏雨初临,轻烟漫谷、云雾绕峰,整座山峦隐于氤氲水雾之间;南望曲阜平畴漠漠,洙泗流水渺渺。骤雨初歇,山泉奔涌、溪涧轰鸣,野生草药亭亭玉立。《宁阳县志》载,相传华佗遍历齐鲁山川,遇“彩”而止,采撷灵药、炮制百草,施治周边乡民,以医者仁心护佑一方百姓。仁者乐山,盛夏彩山由此兼具清幽之境、滋养之德、济世之心。

秋霜覆野,是彩山一年四季最为盛大、最为庄重的时节。天高云淡,露冷风清,落日熔金、流霞献锦,霜染千林、色铺万壑。登山远眺,曲阜沃野坦荡,阡陌纵横,村落安然静谧。秋日彩山,洋溢着斯文厚重的气韵:绚烂而不浮华,盛大而不张扬,完全契合儒家中正刚毅、厚积沉敛的君子大道。一山秋色,一身风骨,令这座少为人知的山峦,拥有不输任何名山大川的格局与气象。

冬雪降临,朔风萧然,万籁归寂,大雪笼盖四野,峰峦沟壑尽披素白,天地一色,清寂无垠。茫茫白雪之间,唯有彩山凤翥龙蟠之势展露无遗。冬林疏朗、古柏傲雪、寒泉凝静,烟岚浅淡,整座山峦呈现至简至静之容。诸葛亮侯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冬日彩山的素净、笃定,正是儒者慎独自守、处变不惊最贴切的山水隐喻。

四时轮转、岁月往复,春温、夏仁、秋肃、冬定。彩山年复一年镇守

鲁地北疆,将君子人格、礼乐气度、宽厚襟怀悄悄融进这片华夏乡土。

彩山最与众不同的风骨,藏于山巅奇石与千年石寨遗存之中。主峰之巅巨石攒聚叠压,天然造化出形态各异的怪石:或如虎豹蹲伏,或似灵龟静卧,更有嶙峋石穴宛若游龙,造物之奇令人称叹。幽深石洞隐匿岩壁之间,狭窄处仅容一人匍匐;又有巨石自中间纵向劈开,行人只能侧身而过,天然险隘,古时便是绝佳防御屏障。

《蒋集镇志》记录:相传汉代起义军看中此地易守难攻,择主峰安设大本营;《宁阳县志》记录:明末义军首领马良、秦景曾集数千民众在此结寨。时至今日,山顶四周仍存层层石砌寨墙残迹,荒草掩映之下,尚能窥见当年壁垒森森的布阵。

相较于尼山的万世尊崇、峰山的千古盛名,彩山向来低调、沉默。尼山奠定华夏道统根基,令后世知晓礼乐仁义;峰山拓宽士人精神视野,令后人懂得养浩然之气;而彩山承载的,是最朴素、最滚烫、最贴近大地苍生的义与勇。

清广东巡抚黄恩彤半生宦海浮沉,遍历天下名山大川,晚年归里后独恋彩山风月,挥毫落纸,写就《彩山赋》,字字珠玑:“夫何兹山之玮丽兮,俨凤翥而龙盘。挹岚光而注翠兮,映霞景而流丹。环锦岩以屏列兮,回纡谷以花攒。洵昂霄而绚彩兮,奚翹秀色之可餐。尔其标奇鲁甸,孕瑞齐垌。考徂徕而肖体,祖泰岱而分形。第石阨而兄社

首,俦云云而侣亭亭。通气则洙泗遥连夫道脉,分野则奎娄上应夫文星……”

山北田野土层深处,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古陶残片层层叠压、静静沉埋,印证这片疆域,六千年前便是先民拓荒安居的沃土。上古烟火、商周礼乐、汉唐风云、宋明风月、近代沧桑,层层岁月沉淀在这片土地之中。女媧炼石成彩、仙圣栖山毓秀的古老传说,并非虚妄附会,而是一方百姓对这座护佑家园的山峦最深沉的爱敬与尊崇。

纵观邹鲁三山格局,分工浑然天成:尼山居中,立万世道统之正,为斯文之根;峰山在南,开千里视野之阔,为文心之远;彩山在北,守一方乡土之安,夯文明之基。尼山决定邹鲁文脉的高度,峰山拓展士人精神的广度,彩山沉淀华夏文明的乡土厚度。说峰山、彩山为圣城曲阜南北二镇,亦不为过。世人游览齐鲁,多慕泰山雄伟、尼山圣名、峰山奇景,往往忽略这座隐于盛名之外、坐落圣城之北、千年内敛自守的彩山。它不争文名、不逐荣光,安静、笃定、沉稳、坚韧,将儒家最质朴、最贴近人间的大道默默演绎千年之久。

山河不言,自有千秋。“彩山枕北郭”五字,写尽一座山的千年站位、千年使命、千年风骨。彩山主峰海拔仅三百六十一米,却以一山温厚藏礼乐仁心、撑义勇风骨,成为圣城之北、汶水之南,最深情、最厚重、最值得世人静心品读的山阿。

□赵家栋

在我的故乡,田边、路旁随处可见七菜的身影,这种喜湿润、耐干旱、喜阳光、耐贫瘠的野草,幼草焯水可凉拌做菜;青黄不接的日子,掺杂根熬窝窝头可度饥荒。

田野里的七菜,根扎得很深,像是铁了心要跟土地过一辈子。野火烧过来,地上的一切都化为灰烬,可地下的根还在,暗暗蓄着力。春风一吹,它们就又冒出头来。

乡野无闲草。我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能吃的野菜都挖来吃了,能烧的草根也刨来烧了。夏天雨季,地里被割净的七菜,两三天就会冒出新芽,十来天就能长一拃来高,成了庄稼人家的救命草。

暑假的一天早晨,母亲让我到村外野地里割七菜,我不小心割破



乡音里的七菜

生于山隅的我,知道乡音里马生菜、猪耳朵棵、婆婆丁的学名分别是马齿苋、车前草、蒲公英,但无论在《新华词典》,还是《辞源》《辞海》中,唯独觅不到“七菜”的学名。

我上网搜索“泰安方言中‘七菜’的学名”,答案令人哭笑不得:您提到的山东方言中的“七菜”,是鲁西南、鲁中一带民间春季食用的七种野菜的统称,而非一种野菜。

久寻“七菜”学名无果,不承想偶然得解。今夏,我老年大学摄影班的同学发来一野花图片,附诗如下:

荒坡田间小蒴藋,
叶儿带刺似锯条。
荒年充饥能救命,
药食同源是个宝。

我眼前一亮,乐了。图片里叶片墨绿、边缘带刺,顶着圆绒球状紫色头状花的野草,正是乡音里的“七菜”,小蒴便是它的学名。

我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彼时国家百废待兴。幸运的是,我是村里第一批走进幼儿园的孩子。那年暮春,老师带我们去参观村里新进的“二人转”解放式水车。河畔一大片紫红色的花正盛开,老师说那开花的野草叫“七菜”。其细碎的小花聚在一起,便成了那圆圆的头状花序,毛茸茸的,在风里轻颤,憨态可掬。最有趣的是那些细小的刺长在叶子边缘、藏在茎秆上,像是这小花的铠甲。若是伸手采摘,尖刺便会扎手,提醒人:美丽归美丽,却也不是好欺负的。



许家埠的笤帚

□大树根

许家埠,坐落在泰山脚下,明堂河边,大汶河北岸,早期以许姓为主。明朝中期,山东出现瘟疫,许家埠也未幸免,人员锐减。后来,随着移民涌入,许家埠成了以李、陈、闫、王、尚、酒、张为主要姓氏的村子。

到埠的村民各有所长,相继带来一些可传承的手艺。缚笤帚这个行当让许家埠村民富足了几百年。工艺经过代代传承,不断创新,愈加成熟。

埠子由衰变盛,子孙繁衍,又分化为南、北许家埠。由于笤帚贸易的原因,许家埠天天有小集,五天一大集,繁荣延续了下来。

许家埠因笤帚兴集,这里的集市是百里内最大的集市。因集市上商品门类繁多,生活用品齐全,周边百姓都来赶大集。从村庄南头到北头的中心街,集市占了一多半,过年或重大节日,占满整条街,还要延续到巷子里头。

如今,在穿村而过的泰梁公路边,每天从全国各地来收购笤帚的商贩络绎不绝,由此也催生了打件作坊、原料商贩、货运商贩。

生产队时期,村集体有笤帚加工厂,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将笤帚产业发展成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村民年年按照工分分

红。后来县里在村里成立了土产公司,许家埠的笤帚被发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国外市场。

笤帚是用去粒后的高粱穗绑扎而成。缚笤帚的工具 有锐子、粗腰带、坐垫、帆布护膝。用料有麻经、高粱穗、高粱秸等。高粱穗去掉高粱粒做成糜子,用量最多。纺麻经用的拨楞槌两头粗、中间细,像两个顶尖相连的圆锥,腰间最细处穿个铁钩。麻经是用尚麻或胡麻制作的,用作缚笤帚的扎绳。碌碡压过的高粱秸,用作笤帚杆的外皮。

缚笤帚前,先用锄头刮掉高粱穗上的米糠,再去掉多余枝叶,制成糜子。缚笤帚,除了心灵手巧,还得全身协调发力。刹绳一头连锐子,一头系在腰带上。捆扎时,要伸腿而坐,双脚蹬着锐子,脚和腰一齐用力,绷紧刹绳,将糜子勒出一道凹痕。将扎紧的六七撮糜子连起,做好笤帚头,就可以扎笤帚把了。按照从根部到端部的顺序依次捆扎,再把尾端削成一个多面的锥形,一把漂亮实用的笤帚就制成了。为了使笤帚色泽光亮、不霉烂,还需用硫磺熏蒸。

在民间习俗里,笤帚素来象征清白纯粹,承载着质朴美好的吉祥寓意。相传许家埠手工笤帚因做工精良,曾作为贡品进献宫廷。一把笤帚,系着许家埠数百载烟火变迁,藏着一代代村民的生活记忆,这份扎根乡土的传统手艺,是值得后人好好守护、代代传承的珍贵财富。